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

第十四回 郭綏之歡娛戀寶玉 朱子青懊惱失珠花

且說郭綏之從寶玉家出來，與士誠等訂定明晚之約，仍到這裡飲酒暢敘，眾人應允，方各分頭回去，當夜無話。又到來朝，綏之因今晚要擺雙臺，嫌昨天只有賓主六人，未免太少，必須多請幾位朋友，方才熱鬧，所以清晨起身，寫了四張字條，命家人四處送去。少停回覆，均說傍晚准到。綏之頗為得意，即使子青心存芥蒂，今夜推故不來，我這裡客人盡多，也不至冷靜減興了。此時綏之心熱如火，恨不得常住在寶玉家中，夜夜與他雙宿雙飛，故吃過了午膳，即忙將身上打扮，換了一套時式衣服，雖不及潘安、衛，也是一位翩翩的美少年。而且他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，父母、妻子都在廣東，上海兩片土棧歸他一人管理。他本住在棧內，後因今春來了一個嫡堂哥哥，他就托哥哥照料，另租房屋住下，以便自己好放浪形骸，避去棧中的耳目。但每天卻到棧一次，或查查帳目，或取些銀錢使用。今日要到寶玉那裡，所以一出了門，並不到棧，僱了一部人力車，一逕向三馬路而來。

與家相距不遠，無多片刻，早已至寶玉家了。下車入內，登樓進房。下邊高喊「客來！」早驚動了寶玉。寶玉同大姐阿金起身招接，各叫了一聲「郭大少！」請綏之在夾廂裡煙榻上坐定，送茶、裝水煙等一切常套，不須細說。單講寶玉走到綏之身旁，撩衣坐下，問道：「今朝一干子，啥落來得能格早介？」綏之道：「我從家裡出來，沒有到棧裡去，又不往別處兜搭，所以早一點兒。莫非你討厭我，嫌我早來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好落問問，倒惹實梗說法，阿要氣數？說故歇飯後來，就是天亮快來末，奴也勿見得討厭，拿趕出去格！」綏之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竟不怕我來趁熱被頭的了？」寶玉不等他說完，將綏之的頭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搭說說末，就要說出格種勿上（讀藏）臺榻格閒話來哉。」綏之道：「該打！該打！是我說差了。實在我昨夜回去，已是三下多鐘，那知躺到牀上，仍然睡不熟，一心想著了你。看天發了亮，我就起身，寫好了幾張請客字條，命人送去。我聽了回覆，立刻想到這裡來，恐怕你睡著不便，驚動了你的好夢，故爾耐到這時候才來看你呢。如今聽你一問，不覺說出這樣話兒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亦勿是小寶玉，想吃娘格奶奶佬，一夜天才困勿著。格套閒話，奴要相信點來呀。」綏之笑道：「你就當我小寶玉，我叫你阿姆可好？」嘴裡說著，一隻手早已伸到寶玉胸前。寶玉連忙把身子一讓，用手推開，假作怒容道：「，奴叫啥阿姆，動手動腳，撥別（讀白）人看見仔，像啥樣式，阿要難為情嘎？」旁邊阿金也幫著說道：「郭大少，既然叫俚娘末，勿應該嘸規嘸矩格。還是轉去摸摸唔篤格少奶奶，格末嘸啥要緊格。」綏之道：「他在廣東，我沒有接引佛的長手，怎好去摸他呢？不如你代了一代，就摸你的好不好？」阿金道：「上我搭船，阿曉得雷響要天打格。」

三人調笑了一回，寶玉忽然問道：「昨日說過要擺雙臺，後來臨走格辰光，勿曾搭奴約定，格落奴還交代下去格來，到底真呢勿真格介？」綏之道：「怎麼不真？你也太小心了，即使我是頑話，你已交代了下去，也不打什麼緊。要曉得我的脾氣，與子青兩樣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實梗說起來，奴和底下交代仔雙雙臺，對一說，終也依我格哉。」綏之道：「只要稱你的心，有什麼依不得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故歇末實梗，將來就要換面孔，說奴敲格竹槓哉。」綏之道：「你又不是仙人，怎知我後來變臉呢？」寶玉笑而不答，回轉頭來，吩咐阿金道：「下去交代一聲罷，俚篤去叫菜，到昨日格家去，要到新新園去叫格。」阿金答應，自去交代，不提。

仍說寶玉與綏之閒談，甚是情投意合，比從前交好楊四的時候尤其親熱。為因綏之年紀既輕，相貌又好，就是他不肯用錢，寶玉也要勾搭上他，何況他富有家財，是個開土棧的老闆呢！所以□分優待，放出一縷情絲，把綏之赤緊的縛住。這是寶玉生平的慣技，真不愧有「九尾狐」之稱。

閒話少敘。此時寶玉想起一個人，問綏之道：「昨夜裡，奴堂差到中和園（是天津酒館，今已閉歇）去，有一個陌生客人，轉奴格局，也是廣東口音，賽過勒浪敲銅鼓，奴有半把聽勿出篤，勿像實梗蠻好聽格。奴問俚尊姓大名，倒說也姓郭，名字叫啥格義臣，勿知阿是唔篤自家族裡？」綏之道：「他是我嫡堂的哥哥，可巧轉你的局，只怕將來要兄弟同科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末正正經經問，末終要軋兩句笑話勒海格。奴想唔篤既然弟兄，為啥聲音大兩樣格呢？」綏之道：「一來我在上海已有三年，二來學習你們講話，句句留神，自然舌音漸漸改變，你都聽得出了。他是在本鄉做生意，今春才到這裡，而且年紀比我大□歲，舌根已強，一時學習不來，全是廣東土白，莫怪你聽不清楚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唔篤格搭場化，阿好白相格介？」綏之道：「廣東的風景雖有好幾處，遠不及上海的繁華。然珠江風月也是天下聞名的，江中的景致極佳，大小花船不計其數，名曰『廣艇』，統歸河泊所管轄。船中的妓女大半以水為家，即使住在岸上，也要下船做生意的。故不論富商貴介，均在船上擺酒，一樣請客叫局，熱鬧得了不得。笙歌徹夜，弦管連宵，比蘇州的熱水船、秦淮河的蕩湖船更勝□倍。我記得昔人有首詩，單贊珠江風月的美景，其詩云：

夕陽蕭鼓木蘭舟，西舫東船笑語稠。

待到滿江明月上，畫中人在鏡中收。」

綏之正講得高興，忽聽樓下連聲「客來！」知是士誠等一班原約的朋友到了。二人即忙出房招接，果是士誠與張、李、王三位客人，阿金陪著上樓，彼此招呼，讓進房中請坐。寶玉一一應酬了幾句。士誠便問綏之道：「想必你來了半天了。」綏之恐他取笑，假說道：「我也剛到，怎麼你們四位得能會聚了來呢？」士誠道：「我本則一個人，想要早些來，走到半路，可巧遇著張、李二兄，一同到華眾會去吃茶，又碰見王六兄也在那裡，就坐著談了一回，方才到此，所以略遲了些。怎麼這個時候已敲過了五下鐘，子青還不來呢？」綏之道：「他與我不對，或者不來，也未可知的。」士誠道：「待我再寫一張字條去請他。他如果不來應酬，我們以後與他絕交也好。」綏之道：「你說得很是，就費心你寫一寫罷。」士誠點點頭，立即把字條寫好，交寶玉遣人送去。然後五人聚著閒談，吃煙的吃煙，耍笑的耍笑。

直到上燈過後，綏之所請的四位客人陸續都到，與士誠等均不相識，大家通名道姓，敘了一番客套。寶玉又周旋其間，無非是堂子中的常例，若在下—一敘說出來，未免重複取厭了。即此回綏之擺酒請客，一切繁文，也只好略略點綴，否則與前集書中一樣，說了又說，有何趣味呢？雖未可一概而論，如《水滸傳》中的情節，往往前後相犯；然細細讀去，竟無一毫復筆，正所以見作者的力量，不愧謂為才子奇書。至於在下則東塗西抹，弗如遠甚，且是節與前無異，不若刪繁就簡，少講幾句的為妙。

話休煩瑣。且說那請子青的驚腿歸來回覆，說：「朱大少勿勒屋裡，老早出來格哉。字條未留勒浪，來勿來末勿曉得。」綏之聽了，向士誠說道：「如何？我原知道他不來的。這樣人實在可笑得很。」士誠道：「你不要心急，他今晚來得遲些，也未可定的。」綏之搖首道：「他既一早出來，怎麼這時候還不到這裡呢？我們客已齊了，等他則甚？不如就此坐席罷。」士誠未便相阻，由他吩咐擺席。不到片刻，席已擺好，綏之請眾客人席叫局，眾客唯唯，把局票一一寫了，無非是陸昭容、沈月春等一班有名校書，與前集所載的大同小異；只有一件兩樣，今天擺的是雙臺，眾人入席之後，吃過了幾杯酒，即擺上兩大碗魚翅，這就是雙臺的名目。此時大家有些饑餓，便大嚼了一回，已經罄盡。要曉得魚翅這樣菜，其實無甚鮮味，不過他交著好運，終是他第一樣上來，乘著人饑餓時候，所以都說他滋味甚佳，若把他做了壓席，第一次便上蹄狀，只怕蹄狀倒要吃完，魚翅便無人問鼎了。

閒話少講。且說眾人用過了魚翅，士誠忽向綏之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雙臺是那個創始的？」綏之回答不出。席間有個姓王的客人代答道：「我但知創始的是姓朱，名字卻不記得了，不知是也不是。」士誠道：「正是他，他叫朱渭夫，還有一個雅號，叫做『要緊完』呢。」綏之道：「你可認識他嗎？」士誠道：「我不認識他，是子青告訴我的。他即是子青的族叔，前幾年不但擺雙臺，而且有四雙臺的名色。如今弄得窮了，所以沒人知曉了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聞下面人音嘈雜，樓梯上腳聲碌亂，都向寶玉房間裡來。門簾啟處，走進一簇花蝴蝶，不先不後，共來了六位校書，帶著一班大姐、娘姨，均至席間坐定，各送嬌聲，叫應眾客。一時裝水煙、拉胡琴、彈琵琶、唱京調，房中□分熱鬧。又接著來了四個局，也是一個樣兒，俗語叫做：「壽星唱曲子——老調。」在下

也不細表了。

總之鬧到二點鐘，無論時髦不時髦，紛紛散去，房內漸漸清靜。綏之猶興致勃勃，與眾客高聲豁拳，打了一個竹節關，足足消去二三斤酒，彼此均有酒意。惟士誠吃得尚少，最為清醒，取出金錶一看，已有一點餘鐘，便向寶玉要飯。寶玉又勸了幾杯酒，見眾客都要用飯，方喚娘姨等取飯上來。有的吃了一碗，有的吃不下了，各各起身，向綏之道謝，撤席散坐，均因時候不早，先行告辭去了。只剩綏之、士誠兩人。士誠橫在榻上吃過了幾筒煙，見綏之醉眼模糊，有我醉欲眠之態，就說道：「我也要回去了，你可是住在此間嗎？」綏之不好意思答應，詐醉三分，懶懶的答道：「待我略醒一醒，也想要回去的。」士誠極其知趣，聽他口氣，明明不去的了，便辭了綏之，獨自歸家，不提。

且說寶玉送過士誠，回進房中，綏之道：「我今天多吃了幾杯，覺得頭疼腦脹，身子疲倦的狠，此刻就想回家去睡了。」口中雖然說著，身子卻是不動，要等寶玉相留的意思。寶玉早已明白：「吃醉仔酒，哪哼好轉去介？奴勸客氣哉，就住勒間搭仔罷。」綏之聽了，猶如得著將軍令一般，唯唯答應。要曉得今夜的情景，兩人怎樣的同睡，怎樣的恩愛，怎樣的歡娛，諒看官們都是內家，想也想得出，描也描得出，不須在下細說了。昔筆花生有一首七言律句，單志今夜兩人之事，其詩曰：

綏綏喜得一雄狐，似漆如膠與不孤。
戲水鴛鴦空羨慕，穿花蝴蝶假歡娛。
帳中春色銷金鎖，枕上恩情寶玉呼。
禁錮經年從此始，廬山面目忽然無。

一宵已過，又到來朝，雲雨初收，日光照檻。兩人在枕上唧唧噥噥，講了一回親熱的話，方各起身梳洗。等到午餐之後，無非遊園、坐馬車，以及看戲、吃大菜諸類。一連住了半月，那一天，綏之接讀家報，悉母親病重，叫他速回廣東。綏之沒法，只得與寶玉作別，訂定來春返申。寶玉知難挽留，依依相送，任他自去，我且慢表。

再說朱子青自從在寶玉家擺酒，與綏之吃醋翻面，雖經寶玉調停，當時即波平浪靜，言歸於好，然不免胸存芥蒂。是夜歸家後，想起綏之辱罵，則憤恨異常；回念到寶玉身上，則又戀戀不捨。所以到了明天，綏之那邊決意不去應酬，獨自往別處頑耍。挨過了幾天，打聽得綏之住在寶玉家裡，未便前去。又過了七八日，正是重陽佳節，有幾個朋友請子青至李巧玲家飲酒，子青實在記念寶玉，就叫寶玉的局。寶玉正因綏之返粵，楊月樓也不來家，晚上甚是寂寞，雖生意頗佳，尚可供寶玉的揮霍，但往來客商之中，並無一個可意人兒。今子青前來叫局，縱不合寶玉之意，遠不及綏之面貌，然比尋常客人，稍勝一籌。將來在他身上，可以發一注小小橫財，故寶玉欣然出局，到子青那邊侑酒。子青問起近日綏之情形，寶玉即將綏之往廣東各節，略述幾句。又假說綏之毫無情義，與我交好甚是平常。聽得子青頗為得意，等不及散席，即與主人告別，跟了寶玉歸家。

寶玉格外優待，甜言蜜語，親熱萬分，騙得子青骨軟筋酥，渾身癱化，不知怎樣才好。閒談到一下多鐘，子青猶坐著不走。寶玉雖不歡喜他，卻因今夜無人伴宿，不如留他住下，填了空當也好。主意想定，尚未啟口，忽聞紗窗外簷溜滴瀝，下起雨來。寶玉趁勢說道：「朱大少，天浪勒海落雨哉，哪哼好轉去介？」子青側耳一聽，果然下雨，便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好坐車回去的，但不知什麼時候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差勿多有兩記鐘快哉，今夜雨落天留客，我看勿嫌待慢，就住仔一夜勒走罷。勿然末，坐仔車子轉去，身浪也要落潮格。」子青聽他一留，快活到了極點，即忙答道：「雨果下得大了，我住在此，已討厭了你們，恁敢說你們待慢嗎？」於是兩人吃過了半夜稀飯，一同上牀，共效于飛，諒必與綏之一樣。但子青年交不惑，究非寶玉對手，只好當綏之的替工罷了。況寶玉志不在此，一心想破他的慳囊，故肯與他同睡。睡至天明，雨猶未止；一連三日，子青住了三夜。

到第四日上，天已放晴。子青因有家事，免不得回去了一趟。從此常來常往，時宿時歸。任他性情吝嗇，也要破費些銀錢，不是招朋飲酒，定是請客碰和，一切燒路頭、打醮等場面，子青均難以推托。所以自重陽那日起，至二月中旬為止，子青也用去四五百元左右。惟寶玉備辦衣服、首飾，他卻不命一錢。因此寶玉思得一計，與一賣珠寶捐客黃阿六借了珠花一對，計值千元光景，等到那天子青來了，寶玉先向他愁了一回窮，然後取出珠花一對，與子青商議道：「朱大少，奴今年年底勿夠開銷，缺少仔幾百塊洋鈔，要想搭借格五百兩銀子。格對珠花算仔當頭，押撥勒，阿相信呢勿相信？」子青聽說，本則不肯答應，及見那對珠花足值千元，慨然應允道：「你要押五百兩銀子，容易容易，我去拿來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匆匆而去。不到一個時辰，即把銀子取到，交與寶玉，取了珠花歸家。家中適值有事，四五天未到寶玉那裡。這日正想前往，忽見管門的朱福進來稟道：「外邊有一個姓黃的，要見老爺，現在廳上坐候呢。」子青聽了，想不出是何許樣人，即忙踱到外邊一看，原來是捐珠寶的黃阿六。阿六上前叫應，子青命他坐了，方才問道：「你今天到這裡，可是有好的珠寶送與我看嗎？」阿六道：「並沒有好的珠寶，只為我前幾天到胡寶玉那邊，寶玉對我說，尊夫人要紮珠花，少個好的樣兒，向我借一對珠花，現在尊處。請你拿出來，還了我罷。」子青愕然道：「這對珠花是寶玉押我五百兩銀子，怎說是我借的？」阿六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話我不信。他們堂子裡面，專靠用錢的闊客。不要說五百兩，就是一千兩，也不妨送與他了，用什麼押當呢！」子青難以分辯，急得口中亂嚷道：「我去問寶玉！我去問寶玉！」說著回身入內，取了珠花，仍至廳上。阿六道：「你要去問寶玉也好，我明日再到府取還便了。」子青也不睬他，看他走了，即忙坐自己包車，氣憤憤的一逕向寶玉家去，要討回那五百兩銀子。正是：

已把黃金虛牝擲，難期白璧趙家還。

不知子青此去，珠花可曾交還，銀子可曾取轉，請聽下回接談。